

泰山曲阜紀游

凌叔華

我想登泰山還是遠在十歲以前的事了。記得有一次不知

在什麼書上讀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一句，以後我便時常發

願要上泰山。後來又聽人說山上有什麼幾千年的大松樹，很

多艷麗的女尼彈琴作詩，瀑布到處都有的話，泰山就變成我

童年的仙山了。現在人大心大，知道世上不會有仙山，可是

每回乘車經過泰安時，在車窗望見巍峨的崇山，心裏總不免

悵悵。

有一天在大公報發現兩個廣告，一是津浦路局登的遊泰

山計畫，一是曲阜導游，我便慫恿通伯去，他笑而不答，可

是過幾天他去旅行社帶回一張來回票來（來回票有折扣）我

們便決定第二天去。次日是八月二十二日。

因為打算次日早五點半到泰安，便可登山，所以搭下午

三點零十分的車離平。車愈往南，天使愈熱。這次在車上遇

到琵琶國手朱先生，算是值得慶幸的事。我們無意中間起他

的琵琶無恙否，他便很高興的抱出琵琶來，關了門彈一曲淮

陰候平楚，這是一隻很複雜很好聽的大曲，彈到妙處，火車

輪軌軋聲都聽不見，熱也忘了。

大早天還沒亮我便起來爬在車窗等，快五點纔見天邊黑

黝黝的一座山，蠕蠕的伏在地上，上半截藏在雲霧裏。我不覺

立刻心跳起來，如若我有詩才，這時一定寫出一首好詩了。

五點四十分到泰安，我們同劉君跟着泰安賓館的人走。

（這人穿黃制服，像中國旅行社的服裝一樣。）

賓館在鐵路對面，客房餐室起居室陳設均近代化。價錢

大房兩床連沐浴室一日五元半，單人小房二元半一日，均到

次日十二時計算。房前有闊大的廊，廊前是十來畝的大草

地，地上疎疎落落的種着丈多高的馬纓花塔形栢。在這翠樹

碧茵掩映中，有巍峨入雲的泰岱羣山作幃。我們都嘆說這樣

旅館無事來住也不差。

飯食中西皆有，價錢同車上差不多。在餐室看見同車下

來的兩個德國人，忽忽的吃早飯。吃完了一人背上一個大旅

行袋，直奔大路上山去。我們却一人叫了一輛山轎，（這是

繩作兜底的椅子）兩個伙子抬着，（這裏轎夫行路與座上是

平行的，他們一人走一邊，中間坐的人看東西清楚極了。橋在路上一步一頓走時，我心下連呼慚愧。

出賓館往東北行約半里，經一河，河水清淺見底，橋夫說這是山上流下來的水，河名順天。

涉河到對岸則爲田野，現種玉米黃豆芝蔴等，據說今年雨足，年成不壞。在田裏走了約一個鐘頭，因與橋夫閒談。他們說來朝山的人還是春天多，夏天次之，秋冬簡直沒人上山。陰曆三月十五是娘娘生日，濟南府及各處來進香的很多，山上還有戲唱。

說話已到山脚下的岱宗坊，只是一個石牌坊，無甚可看，橋夫也不停下來。

上山的路甚寬大，地上滿鋪石塊，平坦易走。路兩旁都是幾丈高的栢樹，樹外一道山澗，沿麓下流，水飄栢香，令人頓覺神清氣爽。我們於是下橋步行。

行約半里，過玉皇閣，這是一所很小的廟，廟內石洞內有道士孫真人坐化遺說。我們進去看，見真人塗得很好，顏貌如生，惟手指枯槁如柴，雖有漆厚厚塗上，終覺有些森人，供桌前有盤化緣，裝銀票銅子甚多。我們只好也放下幾毛錢纔出洞來。這遺說據說是乾隆年間的，經二百多年，尚能如此完好，也算可貴了。院中有古松二株，廟裏人說是千年物了，看來只有四五百年，向來僧道都愛順口開河，聽的

人須折扣纔對。

再上行里許，有香燭店小茶棚等，分列山路兩旁，橋夫坐下來喝茶，叫人領我們到關帝廟看。

這廟頂出名的漢栢在最後進，一座土台底下。台上有三開間房，上懸「青來了軒」匾。這棵栢只有丈多高，樹幹甚粗，頂上枝幹散開，下有木架支着，盤紆四方，足有四五丈寬，點葉蔥鬱，坐在底下，晒不着日光，確是大觀。不過樹幹之大，只像北平中山公園最大的栢樹一般，看來不會是漢代的。

出廟行半里，路北有一石坊，上刻孔子登臨處。這真是笑話，離山腳纔三里多便是小天下之處嗎？又有人說這不過是明代好事者所爲，我想這好事者如果自己不是個癡子（須人家抬着走的）便是他有意嘲笑孔子。

再上行半里，有一小閣，就是紅門，據說有片紅石，形如門，我們沒有看見。

由紅門到萬仙樓的路上，水聲潺潺，栢樹更密。澗溪對面的峯巒，多是黛色的大石，石畔遍生龍鬚草及翠栢，沒有雜樹異草，另有幽趣。橋夫也說山上祇有松栢，沒有別的樹木。通伯說這很像香山的盤道。我答只多了水聲。

在盤道上有一座黃瓦紅牆的小樓閣突出青蔥栢葉中，美極了，那原來是萬仙樓。樓上空無所有，惟「仙骨風流」一

區尚存，大意這清幽所在可算仙境，這富色彩的小樓可當得風流兩字吧。

往上行約二里，遙望一座很秀逸的水閣橫跨溪壩上，三面翠樹環繞，愈見幽雅絕塵，同轎夫，知就是鼎鼎有名的斗母宮，我們腳下也加快走向前去。

斗母宮是依山建築的庵廟。從前名妙香院。據說由明至清末，香火都很盛。我們平日聽說尼姑能詩能琴，而且貌態如花等等傳奇式的傳說都是講的這個庵子了。我們入廟存心由廟後游行到廟前。看看陳設飲食究竟如人言的奢侈不。客房與廚房都查看過，我也沒有證明當年如何闊綽樣子。只有廚房儲藏室內，擺着十來二十個的醃菜缸，這也許可說是一點豪侈流風吧。

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女尼同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出來倒茶，陪我們談天。我們坐在水閣內。

水閣原來被兵住過，窗戶都毀了，幸石欄屋瓦尚全，所以遠看還很好。欄干上擺着各式各樣的盆景，如黃楊松柏木槿之類，古趣盎然，尚不俗氣。我望了望面前臉貌平庸，裝束簡陋的女尼，心却懷想着當年手植這盆景的主人，因問起從前能彈古琴的老尼姑來。

她說這人前四年已化去，如今有八十多歲了。她法號是

雨軒。我想考查她的能文程度如何，問這字如何寫，她不肯寫，只說是下雨的雨，軒是有一車字旁之軒。她急忙補說她不認得幾個字。她說庵裏只有六七口人，這七人中住了四代，方才拿水的小女孩，原來是她的徒孫了。

這裏的茶並不考究，一切陳設也不覺怎樣與衆不同。我惘然伏在石欄上看了回流水，賞了回盆景，偶然回頭在粗糙的椅櫬中，看到一張摺扇形的榿子，心中更加快快。

付過茶資走出去，看到門上一對板門上寫「細剪山雲補



石 經 略

破衲」字跡頗秀。急問尼姑是她們自己寫的不是，她答「白己沒人會寫，找人寫的。」這個孩子時的浪漫夢算是完了。

斗母宮上行二三里，橋夫停下來問我們看石經否。他們派一人領我們前去。

我們跟着他披亂草，跳過一道山澗，亂石巉峻，無徑可行，我們只好連跳帶跑，走有半里，方見大崖石當前，眼界一豁。這就是石經峪。

石經峪原是一整塊十來畝大的磨崖臥碑上刻着金剛經。



石 經 峪 瀑 布

据说這是六朝人寫的，字大如斗。又有說是王右軍手筆，也無証明。當初原有千餘字，現只存三百多。石經上面是一塊四五丈寬的短石壁，一道很寬的瀑布，噴珠濺玉的傾瀉下來。水花飛掠石經上過，水多的地方便成小澗，水少則在石上浸潤，風吹日晒，石經很受損傷，現在有好多處的石字，成片成片掉下來，如遇暴雨，山洪怒流，這石片大約要跟着泉水出山了！大多數的字都已經很模糊，有些都還清楚，形神略存，却比看市上揭出來賣的碑帖好得多。我一邊嘆惜着，一邊却須踩着字走過來走過去，心下很覺不安，唉「安得廣廈千萬間」遮蓋着這千年的大工作才好呢！

瀑布上石壁平坦如削，上刻「冷然清韻」，「千古奇觀」，「枕流漱石」，「清磬」等大字，山水像珠串的飛散下來，有些又像白練的倒掛。行遠和尚遊三疊泉記上說，他臥金鯨石上聽泉，想「在鐘鼓管絃幢幡珠璣間，思欲一舉筆貌之，恐未能耳。」這正同我此時的心緒，我覺得人間一切朱玉布帛的字眼，用來比擬山泉，都覺有點玷侮了。

這裏有十幾個工人拿着墨槌或朱砂槌子及白紙來搨石經；他們倒很聰明，怕印出零碎的字要的人少，特揀出些可以成對聯的字兩幅兩幅印下來，大都是四言或五言對，以便人買回家當對聯掛。可惜對文都不脫俗。我們沒有買，只照了

幾個像。

再上行半里，經過一道石橋就是高老橋，上邊的石壁便是水簾洞。這裏崖石平平無奇，水只有縷縷如絲的灑下來，不知因何列爲一勝。或者驟雨之後，山水飛降，別有奇觀吧。

上行少許，路旁有崖壁，亂石磷峒，上刻「萬笏朝天」，這比天平山的「萬笏朝天」小得多。由此往上行，石上不斷有刻字，上至明清士夫，下至民國軍政學偉人都有題字。可是看了這些朱碧班斃的題咏以後，倒使人暗嘆秦始皇的智慧，千古之下，祇他肯讓一塊好好白石碑不留一字！

不一會到了一個石坊題着「栢洞」二字。坊後濃蔭蔽日，清翠撲人，一看路旁密密的都是百年以上的古栢。我們下橋步行，不用傘帽，更覺舒適。我常想樹木中松柏格最高，亦最可愛。人祇知松柏歲寒不改氣味清芳兩點，但它的愛清潔，虫蟻不能留，它的不附庸草木，獨能挺秀蒼勁等德則未爲人知。泰山獨多松柏，此泰山所以爲泰山歟。

栢洞直有二三里長，走着一點不覺，但覺悠然意遠。

壺天閣是有台無閣了，沒有停下來看。再上就到迴馬嶺，有石坊題字。這裏據說是山的起始欹斜難行處，馬是不能再上了。石坊爲乾隆年立，圖樣古樸可愛，立在坊下，望着千餘級的白石磴直接天空，這是我童年常夢見的仙境。

到藥王廟，轎夫坐下打尖，我們緩緩走上去直到中門。

中天門爲泰山之半，下望汶河及徂徠山泰安城等，層巒如畫。此處據說有二虎廟，但未看見，只有一財神小廟，廟宇塑像，均無可觀。但這是一塊平坦山頭，另一山頭，正在建築一所洋房，轎夫說是韓主席的別莊，走上前一看，原來是所旅館，貼着擇吉開張的條子。轎夫的話，有時是姑妄言之，聽的人也只好姑妄聽之。

正在瞭望，忽然白雲朵朵飛來把面前峯巒遮沒，大點的雨，拍拍直打下來，我們看來勢不小，急走小廟內稍避。轎夫說他們無防雨具，如下大了，只好下山去。我們聽了都不免悵悵。若在古時登山遇雨，也許算是遇仙就下山了，此刻知道有山上不得，多麼霧氣。

少歇雨仍不止，勢轉霏霏，漫山瀟谷，沾衣欲濕。我們決定向上走再說，如遇大雨，方下山去。幸而此段路極平坦易行，俗稱爲快活三里的，連乾隆皇帝都會下來走過。少走，忽見路旁石壁刻「既雨晴亦佳」，適雨止雲開，遠近峯巒昂翠，蒼松翠柏，如洗過一般清幽，讀石上句，似爲我說了。由中天門下一嶺，峯回路轉，再上一山即到雲步橋。橋是朱漆，跨山谷中，一潔布從空飛墜，真有銀河落

天之威。行人到此，俱駐足細賞。此處泉聲轟轟，因足振聾，而山石之奇趣，溪澗之幽澗，人多略過，可惜極了。

我坐在石欄干上等大家走過，沉一沉心，俾得細細賞玩。



雲步橋

秀，祇有宋元人能傳其神。石隙常有披離細草，迎風欲舞，這恰是在梅壚山及石澗畫的黃山山水上常見的特點，不想今天都看到了。

我看山，通伯攝影，劉君走路，三人分開自己避，不覺過了有一點鐘。橋旁有石亭，石柱刻字甚多，文縷縷的，這樣便，捨了真山水不來看它呢！

過雲步橋往上走，石磴很斜，兩旁松石奇勝，看三天也不會盡看過來。上去則為對松山。從前看李世倬為皇帝畫的對松山圖一蒼松必伴有一奇石，以為他故意點綴的，誰知真的如此。在兩山之間，石級約千磴，扶搖直上，直到在兩峯屹立中間的南天門樓。門樓是新塗朱紅色，夾在層巒疊翠，千峯萬壑中，真是奇境。因為照像不能照這樣高遠，我拿了鉛筆停足留稿。

走到五大夫松，時已過午，大家都有點乏。見松下有茶棚，就坐下叫燒茶，還要了一碟炒黃花，一碟豆干就餅包吃。我們似乎聽郁達夫說過泰山上白菜豆腐很好，問賣茶人，他說，「誰拿上來的？」我們來時沿路只見松柏細草黃荳花，倒是沒看見什麼可吃的菓菜，他反問的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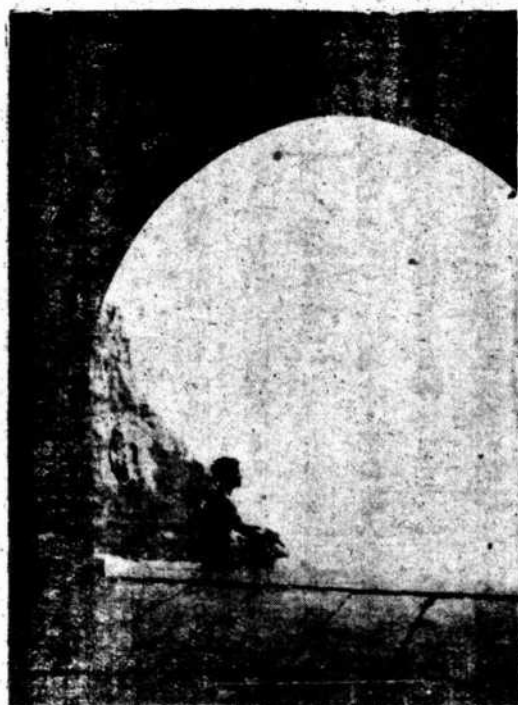
五大夫松現只有三株，姿態矯健挺秀，可是看來最多不過六七百年，不會是始皇賜封的。據說這只是明代補種的。

我這四五年看的瀑布不多了，在日光，在廬山，凡有瀑布的地方，只要我知道，我是不辭崎嶇路遠都去看。今天的瀑布倒只平常，但瀑布上面的峯巒草木却是奇觀。所有崖石都是嶙峋剝削，紫黛蒼蒼，且每石必伴一松，松之天矯挺

茶棚下有大石一塊就是飛來石，即明萬曆時自山頂墜下來的。對面有古松一株，獨立石堆上，四圍無他木石，故名飛來石。

對松山下有大石磨崖，上有刻字，按即有名之萬丈碑，可惜路險且遠，不能摸望細看。旁有一較小之刻石，朱漆輝皇，是張宗昌的，亦沒人看得見，也無人要看吧。

上南天門之石路爲十八盤。石蹊之斜，爲全山冠。立在上仰望南天門，真有如上青天之感。因怕行人足軟，兩旁有鐵索預備手攀着上去。我們走過十八盤的路，最後一段石蹊，斜得像條梯子，據云有四百多級，直上天門，不能停步。



南天門

轎夫倒叫我們上轎坐，因爲這是末了一段了。據說由紅門上南天門計有六千七百級石磴之多。

南天門遠看極美。入門尙有一殿在東，內供新塑神像。轎夫同我們都歇下來吃水。

坐南天門洞內週觀上山路，脚倒有些軟了。由此可見素



碧霞宮銅碑及大殿

倍全景，惜雨後尙陰，遠近都有海上三山之感。

由天門東行，有一塊平坦的山路，就是天街了。兩旁茅屋連接，出賣香燭紙箔並茶水，有廟會時此街很是熱鬧。現在只有婦孺雞犬，在山深處得此，亦微感熱鬧吧。

轎夫們要在此休息，我們叫一人帶上碧霞宮。

由南天門約行三里始到碧霞宮，這算是本山最大的廟宇

了。據說這是宋真宗專封泰山所建。明清時亦曾重修幾次。

山門內有很講究的戲台，據說每年三月三日王母誕日有戲

唱。正殿屋頂鋪的是紫銅瓦，向陽處尙爛爛有光。院中有明

萬曆立的銅碑，碑亭內有同時立的玉碑。銅碑已歪，玉碑是

白玉的，中間有一條大裂縫，廟裏人說是日本入想搬走敲破

的。未知真象如何。千里的疆土，都白讓人拿走了，這一塊

玉碑算得什麼！亭內還有雍正碑一對。

再上是東嶽廟，廟後有五丈多高的磨崖，上刻泰山銘。

後署大唐開元十四年，故傳爲唐碑。但旁有小碑寫着「按濟

南府志云明人葉杉補刻數百字形似小異」唐碑上字跡清楚，

寫得很好，如只補百字，也算是很好的唐人字體範本了。

領路的人說的幾句話頗有意思，「泰山真是靈山，」指

着廟後雙井道，「你看這一對井，水是滿滿的，老年間說

的，這是山多高水多高，別的山比不上。」

我們爲省足力，走小路上玉皇頂，這只有半里山路。玉

皇頂建築並不大，倒真是泰山之頂。進廟門有一石台，台前

有秦王無字碑，高約三丈，寬四五尺，是整石做成的。現有

黨權高於一切幾字在上，字雖寫上日月不多，但已經模糊不

清，十數年之後，更不可思議了。

玉皇頂只有正殿及兩廂房。院中有小石欄圍作池。池內

有石彫龍戲水像。今池已涸。廂房也住了幾個氣象台的人。

轉到殿後，東望可見觀日台捨身台探海石諸峯，上二台

都是平平的山頭，探海石斜斜屹立，別無意趣。據上過山的

人告訴我們說，觀日還要完全看運氣，正如住在西湖二三十

年的人未必看過雷峰夕照的勝跡。這裏來觀日出的，達目的

的，十不得一。大約須在先一日遇雨，半夜忽晴，翌日凌晨，

天纔能豁然開朗，雲銷霧匿。如此在觀日峯頭，始可見

沐日之勝。如若不是半夜晴起來，天明後方霽，日出時已過

或朝霧滿山，陽光射不過來，日出還是看不見。

玉皇頂右方有孔子廟一座，朱粉甚新，說是今年山東省

府重修的。上有削立石壁，刻孔子登臨處，不知何所據。通

伯跑去崖上立着，我戲與他攝一影。

看錶已四點，晚風起，有些涼。此時方用得着帶上山來

的毛衣，不過如走路不停脚，還可不用。到山下還要三個鐘

頭，我們赶忙要下山了。

由玉皇頂到南天門約三里。匆匆到南天門，轎夫催我們

上轎，我同劉君都望着筆直的石級悚然不敢讓人抬下去，望

着通伯一人坦然上轎，不免暗暗欽佩。

原來下台階雖然不似上台階易乏，但是下去時如果連走

數百步一般長短速度，腳踝屢次被震動頗覺不快，這種不快，比疲勞更難恢復。我有過四五次經驗，這是最後一次。

下山本來想走西路，但因聽人說西路一無可看，只有黑龍潭的瀑布尚可觀，但看過廬山瀑布的也不一定要看它了。轎夫說走西路怕回去太晚，所以就原路下山。

下山轎夫不願停，他們連水都不要喝了。有時我想下山重看一看適纔心許的勝跡，他們也不肯停。放翁的『看來只合倒騎驢』一句說得多妙！

出俗坊不遠，須涉一條淺水，水裏有人，轎夫高聲大叫『穿衣服，穿衣服，』遠遠便看見有幾人跳上岸赶忙穿着着褲。這到底是出聖人的地方纔能如此規矩，若在南省，一定不如此聽話。

下山時，日色已晚，且匆匆走下，晚景未得細看，可惜了。此時到了平地，河水反映着晚霞，兩岸綠柳亦變了一層薄金，水裏有鴨有牛，岸上有男婦老幼，都聚在水邊工作嬉戲，好一幅水村圖呵！

到賓館已七點半，沐浴晚飯後即與旅館結賬，計一人房費及小賬等約三元半，山轎全日三元四角。

次早由泰安搭早五時四十分的火車，八時便到兗州。兗州賓館在八月十五纔開幕，我們算是很早的客人，地板油漆尚未乾透呢。賓館祇有二元二角一日的房，共六間。一間食堂，一間沐浴室，無電燈自來水。房內陳設亦遠不及泰安賓館，不過比起門外舊式棧房，要舒服百倍了。

雇車來到已九時，據說由兗州到曲阜有三十五里，人力車可去，公路雖有，沒有汽車開。當由賓館僱了三輛人力車，這種車俱有三家舖保，否則不放心叫客人乘坐幾十里路。整天算，計合一元五角一輛。

我們於九時由賓館出發。洋車上有長遮陽，蓋着車夫，很像北平的跑旱船樣子。車夫意氣飛揚的拉着我們招搖過市，直奔沂水渡頭。大約他們不常有買賣。

沂水中間本有一條四五丈長的石壩，河中水淺時車馬行人都可走。現因雨多，水流甚急，人多不敢涉過。現河內有官渡船渡人，渡人可以隨意給點錢，無錢者聽。我們三人及人力車車夫分坐了兩條小船。

乘人力車約行十三四里，車夫方停下來茶棚休息。他們吃西瓜，我們也買了一個，價七分錢。對面就是瓜田，我們走過去看，那裏滿地都是打過子兒用的老西瓜，瓜肉酸澀不能入口。可是這時却有五六個孩子，光着身子捧着西瓜啃，我們因氣味薰人欲嘔，掩了鼻走回茶棚。這本地人生活可見很苦吧。

一會兒車子仍行田隴中，今年山東年成不壞，豆子高粱都好。只是田裏男婦老幼，做着工的，胳膊都瘦得像蒜薹，不見一些壯實肌肉。大約鄉人食物營養太不够了。女的仍裹着小腳。

這里頂着眼的是世家墓地之多，種百來棵柏樹的墓地隨處可見。松柏修整，樹下細草如茵的佳城反映着田裏瘦癯的

人，令人有「不問蒼生問鬼神」之感。田裏忽有女人哭聲甚哀，我們以為是上坟的，但車夫說「家裏受了氣，哭了怕人笑話，出來哭哭消氣，這里興道。」

到曲阜城門已經十點三刻，城門口有四五個兵，照例盤問一句，告以逛孔廟，就放進了。

這是一個很小的城，街道舖面都窄小。有一點似乎與別處不同就是這日天氣很熱，男子不見赤身光脚，街上女人不多見。

十一時半到孔廟，這廟很像北平的國子監。衍聖公府就在廟旁。我們此行只為瞻仰有名廟宇，並非研究性質，故未過去拜訪。入廟有人領看。

門內有四五百年的古柏數十株，御碑亭有七座，都是紀歷代帝王重修的事，尤以康熙乾隆為多，明代的只有一座。情陰古碑甚多，元明二代的尚可摩挲看見一點，餘者看不見什麼了。

入正門，有所謂孔子手植楮，也是後來補種的，旁有石刻為記。中間有一亭即杏壇，為孔子從前講書之處。內有金代黨懷英寫的杏壇石碑，鐵畫銀鈎，氣力很好。旁有銅鐸一，大鼓一。

正中石台上就是大成殿，前面十根浮刻雲龍的柱子，確是神工鬼斧之作，都尚完好。這次我到曲阜目的，可說是為着這間名十載的石柱而來，今日既來，不肯輕去，在它前後左右都攝了一影。

大成殿內正中是一座刻龍的精緻神龕，內有孔子塑像及牌位。這個塑像很好，確是仁者容色。面是一團和氣而無俗鄙之狀，嘴微張露齒略帶笑容。頭上戴着十二串珠的冕旒，



大成殿雕柱

身穿朱黃團龍袍。中國神像露齒帶笑的，我只見這一個（佛像除外）牌位上寫「至聖先師孔子神位」。龕上懸「萬世師表」匾，兩旁有歌功頌德乾隆的對聯兩付，匾兩個，面前供桌，有全付爐鼎及三牲祭木盤全份。

右面第一排有述聖孔子，復聖顏子神位，面前擺香爐一個，牲供盤二份。第二排為先賢有子，卜子，仲子，端木子，冉子，閔子等，面前有香爐一，牲供盤一。左面第一排為宗聖曾子，亞聖孟子。第二排為先賢冉子，宰子，言子。

朱子、關孫子等。供桌如右。

大成殿後有一稍小之殿，門前有浮刻雲龍石柱四根，內祀孔子夫人。供桌前有一神位，上祇寫至聖先師夫人。做了大禮人的妻子，連姓名都不留一個，倒不如兩廊吃冷猪肉的門弟子了。古代女人祇是附屬品，不過既另祀一殿，已經表明正派儒家對於婦女並不是像一班腐儒解釋那句「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那樣不堪吧了。

再往後走，還有一殿，正中刻有乾隆寫的「萬世師表」石匾。壁上鑲有孔子週遊列國故事圖刻石，爲漢代何守光畫。惜殿內太暗，約略可見。畫中章法緊嚴，人物線條簡健，殿中列有吳道子米南宮畫佛像刻石，還有元人畫的聖行顏隨像都是外間不輕易見的好畫，現已罩上玻璃架。周遊列國刻石已不能搨，吳道子的還有得賣。

往東行，另院有一殿，門前有浮刻雲龍石柱二根，正中陳孔子先五代神位，中供肇聖王，兩旁供着顏子曾子等祖先。自古以來中國宗法社會怎樣被重視，於此可見一斑。這也是俗語說的「一子成佛，九族登仙」的意思吧。

院裏有孔子家譜碑，列得很清楚，由孔子起直到五十九世，現之衍聖公是七十七世孫了。我們替孔姓算一算，大約是三十年爲一世，與俗說正合。

院裏東側有孔宅故井，四圍有彫石欄干圍着，井裏尙有水，古井無波一語，不能用於此處了。院之南有一照壁，云即有名之魯壁。相傳秦始皇焚書，孔子的書，藏此壁內得免

於劫。此事真象如何不可知，但此壁以後必定修理多次了。

前進爲習禮堂，中有一木台，如講台狀。堂前有唐槐一株，宋銀杏一株。枝幹很像六七百年物。

出廟仍須經正院。兩廊房內置有祭孔用品。另室供七十二賢神位。每二賢一龕，供桌一張而已。裏面塵灰蛛網，冷落可憐，正與大成殿的琉璃瓦上長的荒草野樹相襯托。其實行將復起的祭孔儀式倒不一定有什麼影響於世上，把這大建築物的野樹荒草除一除，倒是一場功德，後代子孫都要沾光的。

出廟時給了看廟的人六角錢，他似乎很滿意的接着。

這時已經午後一點多，車夫說他們帶我們到街上一家大酒館去。吃過中飯，再去孔陵也不遲。我們由他們帶到一家飯館前停下來。

進門便是爐灶，做成的葷菜素菜擺了一案板，蒼蠅黑漆漆撲來撲去。鋪夥很恭敬的把我們讓進雅座內，原來祇有一間小房，叫我們點菜。我們想到方才的蒼蠅，什麼菜都不想吃，只要了三碗熱湯麵，夥計很失望的答應了。到民間去，飲食倒也是一大問題呢。

飯後已二時，我們仍坐人力車出北門到孔陵去。

出北門約行四五里，便望見一條路上都是枝幹杈杈的古栢，中間夾着兩座白石牌坊。映着蔚藍的天，美極了。這條栢林，約有一里多長，我們在旁穿過去，可以看到全景，若在路上走，可以享受濃蔭奇香。車夫似乎知道我們意思，

他們在外面走了一會方到栢路上去。

我們到了第二座石牌坊便下車走。走進第一道門，仍是滿目栢樹，不見廟宇墓地。入大門，穿東小徑行半里方到陔水橋，橋及牌坊俱石做。古雅可愛。再入一門，便爲孔陵正門。路祇有丈來寬，兩旁有石華表一對，石豹一對，有角石馬一對，石俑一對，直對中間之享殿。四面都是參天的古栢，殿後右方有數碑亭，都是爲皇帝祭孔時起的，第一爲宋興宗的，第二爲清康熙的，第三是乾隆的，內都有御碑。

孔陵的規模不像是原來即如此設計的，因享殿後路直對泗水侯墓（孔子兒子）由此過去又爲孔子孫沂國述聖公墓，此墓後方有二三丈寬的空地纔爲孔子的。



孔子墓

孔子碑上刻的雙龍曾浮起，工極精細，現尙完好。上寫

大成至聖文宣王墓。面前有石供桌一，石香爐一，工亦宏麗。墓之附近栢樹較外面更高更大，約在下午三時了。墓旁有子貢廬墓處，現已是一所很整齊的瓦房。

我們瞻仰了一會，還走到前面御碑亭前喝茶，這裏有守陵的人看茶招呼。亭旁有子貢手植楮，已枯乾變石。現有小櫃保護着。附近亦有大楮樹，原來葉子與槐相似，葉稍尖，幹子光潔。

守陵人說孔陵周圍十餘里，現在坎地一天比一天增加。凡孔姓成丁的都要葬在這里墓地。一年少說也有二三百起葬事，每天至少有一次送殯的，多時還有兩三起，現在門外就有。我們來時亦曾看見。

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家族觀念及安土重遷的思想此地可以代表一斑。一個北方人死在南方，常常得巴巴的幾千里運回北方老家安葬是常有的事，反之南方人亦如此。中國人這種地方觀念的重要恐怕在世界上可算點異事。

守陵人的話也許須打折扣，但是凡孔姓成丁的男女都葬於此，這數目也可觀了。

天熱，我們在亭內坐到四點方去。

回去兗州的路上，我閉目坐在車裏，細想孔子的教義，想一想論語的句子（我只背過一部論語），我總覺得中國人生活得太苦，孔子幫不了什麼忙。況且他做了幾千年帝王的清客，此刻忽然要他老人家脫去寬袍大帽，穿上套輕便的二十世紀服裝，祇憑這一點來說，未免使這好好先生太難爲情了。

胡思亂想，一路無話，回到賓館已經七點，天黑了。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寫於北平